

◎长篇小说

城门

张卫明 著

射天

chengmen

下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城 门

CHENGMEN

下部

射天



张卫明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门/张卫明著.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

ISBN 7-5033-1937-2

I. 城…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0023 号

城门·射天

作 者:张卫明

责任编辑:丁晓平

封面设计:裴海斌

版式设计:丁晓平

责任校对:刘晓京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话:66531659

E-mail jfwyck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A5

字 数:500 千字

印 张:15.125

印 数:1—5000

版 次: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937-2/I·1533

定 价:90.00 元(上中下)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下部 射天

纲目

第拾壹纲 花名册	1
第拾贰纲 骑兵腰	41
第壹目	42
第贰目	52
第叁目	70
第肆目	85
第伍目	96
第陆目	105
第柒目	112
第捌目	127
第玖目	141
第拾叁纲 骑兵膝	167
第壹目	168
第贰目	184
第叁目	206
第肆目	225
第伍目	246
第陆目	256

第柒目	269
第拾肆纲 骑兵胯	275
第壹目	276
第贰目	285
第叁目	301
第肆目	318
第伍目	357
第陆目	363
第拾伍纲 骑兵趾	377
第壹目	378
第贰目	390
第叁目	392
第肆目	412
第伍目	415
第陆目	430
第柒目	436
第捌目	440
第玖目	459
第拾目	461

第拾壹纲 花名册

女人目

岳马氏,岳元厚家乡妻子。

严贞丽,“平城英雄团”机要员,岳元厚新婚妻子。

白小翎,狼团书记。

青格里祖母。

箭娘,骑射美女,包王爷宠妾。

阿盖,包王爷女儿,青格里情人,道尔吉母亲。

男人目

老巴特尔,草原箭王。

包王爷。

包王爷管家。

伊敏,包王爷銃队队长。

白父,古董商,弓箭收藏家。

爱新觉罗师傅,天桥武把子。

中岛,日本民间文化学者,研究中国弓箭史。

和掌柜。

胡八路。

原青格里抗日民众狼队:耳王,老耳王,乌力吉等。

臃包儿,草原箭匪。

军人目

狼师:巴根,凌延骁,青格里,哈斯,海拉子,道尔吉,塔尔木,里赛夫,癫皮狗等。

虎军及“平城英雄团”:卢军长,蔺师长,岳元厚,傅天犁等。

特种兵军：庞军长，阚政委。

瓦洛夫中校，苏联红军军事顾问。

动物目

狼王。

典型人物目

秦六柱——

因坐监狱问题，接受三堂会审。

白小鞍——

壹

白小翎认为，弟练箭练痴了，读书读偏了。关于太阳直径的研究成果，也促成了弟的远行想法。夸父追日，羿射九日，他未必完全当真。但是，这总高高地超然于射人射兽这些俗务。对于地面与太阳的距离，他视为上等箭手不可不试的头等使命。

他的深入研究，理所当然地以日坛的中心点为起始。

初秋黄昏时分，立了箭杆，人退，退到箭杆与太阳边缘截齐，恰离了九单尺距离。去镞箭杆本长二单尺九。他牢记这一公式：人箭相距九单尺，太阳直径满一箭杆。

次日他登上西城楼，黄昏壮丽。他严肃面西。又一轮次的夕阳，照亮最上层右手起第二个箭窗的他的脸。他的测量极其精确。然太阳没因他的立足点的向西与增高，而改变毫厘。

第三天他独自西去。前两天他也独自工作，可那总有黏稠人迹。他远远地西去，过永定河，几座小山垫脚，上到六百五十八米的山顶。同样时刻，同样的人与箭杆之距，同样没能使太阳有所变大。

他再向更西进发。

地势越来越高,也越来越陡。他每天选更高的一座山峰。其中三个阴雨天他攀登不辍,诚心感动苍天,山顶给了他两个好黄昏。公式不变,结果总是如前。可他知道事实上他缩短了与太阳的距离。他认为希望越来越近。常识当然是两物体越近越大。

从第三个山顶起,他的希望所在,一台琼顶,在云间的西极璀璨隐现。连着这几日,所有的这些路,所有的这些山,都向着那水晶宝冠般的冰雪高巅一阶一阶抬升。第二十天还是第二十二天,简单而重复的日子被希望所充实,所模糊,那些作为阶梯的山,都踏在了身后脚下。终于他的每一步都切实行进在作为那高顶同一山体的腰肢部位。腰肢的明显的植被标志,是一千五六百米处的秋季白桦林。

眼睛确认太阳近了。光焰泛滥之下的白桦林,黄叶如金,白枝如银,细碎的暗影亦斑驳着古铜。再向上,不用看标图,紫血色的灌木丛带为一个高度段,钢蓝色的高山草甸为一个高度段。再而向上,一直到达那洁白的顶端,太阳的精神在高海拔愈加傲美愈加漫不经心。

弟笃信今日必得硕果。

陡峭的裸露的一处梁脊上,一名苍须老豹,肚皮朝上,四爪接天,在烤太阳火。

弟想,可知硕果没有白来的。

而老豹见弟来,让出路面,闪到了一边。这很对嘛。弟想。向回头顾盼的老豹,弟发了一笑。弟欣赏老豹的识趣,同情老豹的凄凉晚境。为了表示悲悯,弟还摸了摸干粮袋。否则要抛块饼子给老豹,弟想起豹是食肉动物。老豹明显地已然颓败。腰弯塌。毛纷乱。左后腿跛。右后腿虽不跛,然每一步都须缓慢着地,饱受严重关节炎之苦。

这海拔高度,本身就是豹的一种谦逊。老豹承认野兔成堆北山羊成群野鸡喋喋往嘴里飞的五百米至千米高差地段不是它的领地。可在那里,弟也没见到别的霸主。老豹还特意承认不是弟的对手,大概鉴于弟有弓。老豹尾巴夹档里的退却姿态,一如丧家犬。

弟追日上行。

接着皮肤告诉弟说太阳近了。近了。是近了。太阳箭的劲朗,健锐,锋利,明显地与低海拔大不同。额顶,手背,后脖子,最先感到热的压力。薄布下皮肤上的寒毛,也纷纷扭曲。尔后皮肤厚了。尔后皮肤薄了。光镀膜化作无

数的细针，扎扎地令人麻。尔后细针细火，小扎小烧，迅速燎原于大面积皮肤。灼疼深了，皮色酱红。

再而耳朵告诉太阳近了。耳朵与肺叶一同确认太阳近了。呼吸渐而窘迫，显然太阳燃烧过分，造成空气的稀少。弟一步三喘。弟九喘一歇。驻望二千多米的雪顶，你上一步，它升一步，总上总升，开始使人畏惧。弟的腿，怎么说呢，弟好似软体动物，在以肺叶为足肢。肺的吐纳，在耳边清廓，神秘，听得太阳上有一架催火的大风箱，呼呼地抽送正猛。时而空咚一声。时而空隆又一声。耳膜发生崩塌样的脆响。耳膜一直塌落到胸腔，贴了心，贴了肺。心鼓对左耳，肺嘶对右耳，愈发夸张。

弟艰难上到悬崖绝路，老豹又出现在身后，依然那一副老迈病态，东张西望不危害他类的样子，类似山猫。

他行，豹随。

他立，豹蹲。

他取下大弓，向豹虚张。

他在游戏。他是轻松愉快的态度。他想劝退老豹，不要再跟着了。虽然他觉得老豹孤独可怜，分明想与他为伴。或许还渴望在即将来临的夜暗里得到他的保护。可这样的伴，他不需要。

他虚张弓之后，老豹由一百二十步退到一百五十步。

仍然是他行他立，豹随豹蹲。

他再开张空弓。

心里喝道，你个老家伙，退些，再退些。他给老豹安排了退的距离。老豹活到今日，当是见过些世面。依他的最低期望，他确信在他的空弓威慑下，最起码老豹应退出四百步。倘老豹给他这个距离，当可满足他这样箭手的基本自尊。

如是者三，豹退到二百步。

骤然间他萌生了羞耻心。弟认为这一现状表明他被老豹所轻视，所藐视。虽他出于游戏态度，告诫自己不可太过认真。可能老豹有求于他，比如老豹知道是否会有更可怕的猛兽出现。如若不是希望得到他的庇护和照料，至少相信他不致伤害它。他承认确实这是主要面。再一面，无论老豹怎样想，客观上是较低的规格对待他，最多拿他当三等箭手来戒备。虽然他认为老豹未必真的这样想，也许老豹是在拍他马屁没拍到点子上，但这个事实

难以接受。

弟不满地想，尔以为怎样，我是怕我一时兴起，陡起杀心，害了尔的性命，反过来你轻视我，藐视我？

这时有一道大闸挡住弟心。

弟令羞耻停在闸外。

旋即释然。

释然后弟又宽慰自己，对外部不知情者，授予三等箭手，在自己已是很好的待遇。

贰

念及那更不济的待遇，弟咕噜骂了一句老家贼什么的。

弟在自家院内习箭，老家贼扑下来一口啄去他的箭靶子。那是什么样的箭靶子？沁州黄小米一枚。当院置八仙桌。桌面置板凳。凳面扣置大海碗。碗底扣置酒盅。盅底置一玻璃球。球顶上所置，为早年贡品称作沁州黄的黄鲜鲜的一枚小米。他的开弓稳定练习，由软弓而为硬弓，而为大硬弓。坚持的时间，由默诵满洲人的弓子儿十字诀，渐而翻倍为汉人的五言绝句二十字。再而七言绝句二十八字。再而五律四十字。再而七律五十六字。眼功训练，则由大葫芦而小葫芦，而核桃，而枣子，而蚕豆，而芸豆，而黄豆，而绿豆，而大米，而小米。大葫芦至核桃，耗时两年。其后呈崩溃形势，半年一路跌为小米。再半年，这小米而为彼小米，一路膨胀为大米样小米，绿豆样小米，黄豆样小米，芸豆样小米，蚕豆样小米，枣样小米，核桃样小米，小葫芦大葫芦样小米。弟之箭眼真正视微如著。这一刻被老家贼斗胆吞食之靶子，已是车轮样小米。而老家贼同样车轮状的眼仁中照出来的他，再由他看回来，也还原为他自己跟前这般原样高大。依然他开弓姿态，那老家贼却拿他当商摊上摆设的泥人，庙会现捏的面人，墓道边的凝视千年的石人，谷子地里的活灵活现的稻草人，灾年道边上的活死人，生生不睬他，啄吃了小米而拿自身替靶子，喳喳念，蹦蹦跳，轻歌曼舞，并在兴致起处，一脚蹬开了玻璃球。玻璃球敲盅底，敲碗底，敲核桃木凳面，敲花梨木桌面，多来米发唱下来，再叮叮当当滚到他立脚处，挑衅样瞪着他的鞋头，不信他个四等男人——即便你一等一的箭手——能将咱家咋个样？真个的，老家贼的态度里，一等男人骑大马挎火器，烟雾起处，乒乒乓乓能放倒人，遑论他物，老家贼的方针敬而远之。二等男人提

一管气筒子枪，骑不骑大马都一样，撇一下枪管，塞进一粒铅丸，再举起，嘿，被瞄准的老家贼上有三四应声坠落，所以老家贼见状就鸟兽散。三等男人，童稚未褪，用树桠橡胶弹弓子发射石子儿泥蛋儿，对老家贼颇具威慑力，老家贼对其也明确地站在射程外。架弓开弓的四等男人，排四等真真还抬举了他们。老家贼家族祖训传言：弯弓如月须远遁，不教身家人烤烹。被射了去开膛褪毛制成酱铁雀烤雀干，给直立研动的异族下酒，固然可悲。然这些年，大约没了龙旗前后，老家贼满京城再没领略过弓矢的威胁。即如这厮，夜夜读书，日日开弓，院里耍了几年把式，却也未见他发一矢，中一的。积近百年之新见识，老家贼才能够怀疑，是时今的男人不及了先前，还是当年祖宗的遗训被听错了讹传了。同样理由，老家贼才能够对弓箭男人不屑一顾，并骄狂地示以欺侮。弟只虚了两只平常眼，耐着这样的羞耻，也不以正眼即他的箭眼去看老家贼。这老家贼是夏天钻屋瓦冬天居烟囱孔的那种黑老家贼，倘以正经的箭眼去看，还不成了黑鸵鸟。

习射先练人，这话当真。有这样的耻辱训练，同样弟也扛住了老豹的嘲弄。尔认为我充其量三等箭手，认为我的箭力达不到二百步，就算这样吧，我也不与尔置气，只要尔莫与我过不去。

太阳已大斜。

气温飞降。

山顶他的影子二万单里。那瞬间他觉得自己非常伟大。他撒了泡尿，想也会二万单里，却掉在跟前。弟感到了自卑，进而感到了恐惧。人可能就因为恐惧，才需要动物那样做一些张大。那么动物也是恐惧，至少没有想像的那么无畏。他没量出太阳，暂时也没射到太阳。原来太阳那么远大，人那么渺小。

弟感到了饥饿，也同时听到了百二十步外的老豹的饥饿。人肠与豹肠在比赛响鼓。不同的是，老豹的饥饿指数与豹眼的莹绿程度成正比，而弟的眼睛与太阳的亮度一同在削弱。老豹毕竟不如年轻的豹。年轻的豹不在乎时间。时间对老豹却至关重要。老豹需要太阳落山。因此，弟越饥饿则越紧张，豹越饥饿则越兴奋。首先弟对这条路生了警觉。路由悬崖横凹进去，宽度尚可，只是路面向外低斜出去。天黑他要摸这条路下山，那时每一片苔藓，每一粒碎石，都极具危险。夜黑之时，有这么一条影子伴随，总是不舒服。

从现在开始，他已经意识到饥饿对他有想法。问题在于饥饿会激发勇

气。他不再视向豹的示威为游戏了。他必须让饥豹真切知道还有比饥饿更可怕的事情。他必须帮助豹打消勇气。他必须以强有力的震慑在天黑前阻退饥豹。

他自上而下，轻抚弓身。

他在明确地向豹示意，瞧这虎骨弓耳，瞧这蟒皮弓身，多么勃劲豪放的一张古弓。

老豹啊老豹，我告诉尔，无须箭手在场，只这弓于路上一横，如同火焰，如同霹雳，熊罴不敢近，魍魉不敢沾。

为表达得更清楚，他用祖传的狩猎手势，作了个豹头——他想豹应当能深刻领会他的形体语言，豹头以勾弯的拇指和小指为耳朵，余三指构成嘴脸，这手指头结构，与虎和猫近似，只是豹的面颊要做得稍许局促些——再而口发箭矢的脱弦和飞行声，豹头应声翻倒。

他还罢手，再拿起个虎头。虎耳同样使用弯勾的大拇指和小指，但须脸面明显横宽一些，做脸面的三个指若加以调整，还可以向猫和熊变化，竖耳朵则为猞猁，斜耳朵则为狍子，横耳朵则为北山羊——口里再发一支声箭，果然就导致了虎的绝命的哀鸣。

演示到此，他些微地把脸红了红，觉得自己在诚实上需要划道线，自己与弓各在线的一边，以证明上述狩猎成绩归功于弓，与自己丝毫无关。他重新扬了扬弓，告诉豹，不是故意吓唬尔，尔不难想像，有多少猛兽的小命，完蛋在我祖相传的这一古弓下。

豹的害怕，没达到他预期的程度。

他还有进一步的内容。可当他再张扬大弓时，豹那阔嘴，意外地咧给他一笑。那模样，就像当初他笑豹，现在豹找给了他。有这一笑，豹再不欠他。豹笑时，特意向他举了举尾巴。

笑也罢了。

独这举尾巴，着实惊了他。

豹尾露了出来。三角豹眼中的不怀好意也难尽掩。擗面杖样的粗尾巴，那么自信，有力。豹语在说，你那弓，可比得了我的大尾？

这是壮豹之棒。

豹复进到一百二十步。

这意味着豹将他又降了一等。

老豹是假象

在小肠样的山褶下方,壮豹断了他的归路。壮豹不需要再与他藏猫猫。既然时间地形一并对豹有利,豹也就不急于攻击。豹继续与弟僵持在临近山顶的窄道上。弟炫弓,炫技,或上山顶,只要在封锁圈里,做什么都随便。再过一会儿,进行太阳测量的时间就要到了。弟的当务之急已肯定不是测量。太阳颜色加快了白变黄、黄变红的步伐。愈如此,豹的欢喜和亢奋愈强烈。

他必须开口了。

他忍不住要表白。虽然表白浅薄。

他说:“先不说这是多么可怕的狩猎之弓,也不要尔立即相信这是多么凶恶的战杀之弓。就当这是一张新弓,尔单看这弓。古人云夫弓有六善,一曰性体少而劲,二曰太和而有力,这一二项尔都不懂,尔要能懂尔就不是兽了,三曰久射力不屈,四曰寒暑力一,这三四项可能尔稍微懂一些,但尔懂不透,否则尔也就不会打我的主意了,五六项比较好懂,无论好懂难懂,弓的六善,这弓都具备,且等我拉与尔听尔看这后面的二项。”

他后弓步,左臂上拒,右手贴耳,牙缝嘶嘶地响,将这个踞立在大太阳里的造型呈现给豹看。

他说:“尔瞧,弓形怎样?六曰一张便正。”

说弓形其实他在推荐自己的造型,真正想说尔瞧这造型如何。他的影带覆盖了豹脸豹身。

当下他知道自己如何地与太阳重叠了一轮满弓。

为此他刻意将自己的造型多坚挺一些分秒。豹眼是一面折镜。豹眼中他的身影是紫色的,肢体边缘透明,弓弦吞吐火苗。豹的情绪极容易为残日而低落,因而借用背景他有欺惑和夸张的用心。

他说:“尔莫辜负了我的苦心。尔不是狼。狼食一捕十,甚至食一捕百,贪得无厌,为害甚巨。故古诗云:‘饿狼食不足,饿豹食有余。’尔与狼不同,尔能节制欲望,小富即安,小饱即止,所以我不愿随便发箭射尔。根据前面说的,《兽经》进一步阐发对尔的好评:‘豹,廉兽也,廉而有文;狼,贪兽也,贪而有灵。’尔是动物中的廉者,箭手是人类中的廉者,咱们心心相通,尔还是远远退避了为好。”

弟与火球一体,他好似子宫里的火焰力士,肩头向两面撑开实足六百单斤,太阳圈儿因此横圆做柿子形。做足了这些,他猛松弦——始则先声夺豹,

继之后威猛加——锐声里汁液迸绽，那子宫圈儿一番痉。

他说：“尔听，是否脆巴？五曰弦声清实。”

再摇弓，霞彩中的星斗们肃然注目。

他说：“我要是尔，这一听，一看，回身马上就跑了。弓正而精准，弦清实而力劲，绝非我吓唬尔，这善而又善之弓，弦内及弦外之音，非但尔那小命不够射的，这一拨竟可空弦落雁。”

这表白却效果相反，引得老豹嗬嗬嗬大发湿笑，笑他认错了对象，玩弄这套村童把戏。弟自豹笑中译出豹语——咱老豹能活到今天，岂是等闲之辈。咱家也划得了一条线，划在你与太阳之间，将对落日的恐惧与对你的疑虑隔离开。不是吹大牛，咱家的肠子里经过了万千的兔子，千百的羊，百十的牛，百十的猪，百十的驼，以及若干狐，若干獾，若干鸡，和十七名小娃崽儿，六名老娘们，一名农民，一名猎人，和战场上数不清的残人碎马。不急眼咱家不攻击猎人。急了眼咱家也吃鱼，吃乌龟，吃蚂蚁，吃知了，吃蝎子，吃老鼠，吃蛇，吃刺猬。吃刺猬要技术。再急了眼冬天咱家吃庄稼秸，吃草。咱家吞毒蛇毒蛇在咱家嘴里咬了咱家舌头麻痹了咱家全身。芽月到圆月告诉咱家迷糊了九天九夜，蚂蚁搬走了咱家肚皮里的大板油再晚半个时辰就要挖到肝，咱家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归到底，数那猎人的肉最实惠，数那农民的烟叶子味的肉最难下咽。童子肉好吃不耐饥，老娘们生崽儿太多肉发柴。猎人吃百兽百禽之肉，吃百山百川之水，猎人胆咱家吃了敢斗恶虎，猎人血咱家喝了包治百病，猎人肉咱家吃了可耐十七天，猎人鞭咱家吃了雄性大发。不管原先什么样，肉们走出咱家的屁眼，就成了一根根黑绿色间有白骨渣的一头硬一头软的粪棒棒。根据这粪棒棒和咱家的脚印，猎人下铁夹，挖陷阱。吃草的愚，吃肉的狠，咱家不是笨兔子，傻孢子，呆旱獭，你不开弓咱家还敬你三分畏你一分，现如今你引咱耻笑也就是个空架子。

壮豹的食欲业已发动充分。笑声颤动着壮豹喉咙间的口水。满嘴的口水不小心进了气管，引得壮豹一通呛咳。

这反换成弟他来发笑。他笑壮豹的呛咳，震荡脊椎骨，扬起后背尘埃和绒毛丝丝。豹咳得失控，下面还泌出一支黄尿，和一座绿尿。弟是强笑。弟故意笑给壮豹听。壮豹咳得箭毛直立，现出一副真实的骨骼和肌肉。况豹咳出的雾帘，大若电影银幕，放映了彩虹，放映了他的姿影。弟笑时心发虚，腿发软，但听来疾声厉色。

弟的这样的笑当然很裁豹的柿饼脸的小面子。

壮豹因咳而恼，因恼而怒。

壮豹抖擞腰肢，哎呀——抖擞过后，去掉最后一层假象，换上了雄赳赳烈昂昂一名悍豹。

再受这一惊，弟冰冷了肩背，冰冷了脊梁沟。

悍豹把牙齧了齧，大嘴一张，仿佛变了一个大脸。这大脸非但面积壮观，而且血艳艳满脸的牙床，牙齿，舌头，喉咙，和口腔中密布疹泡儿和局部溃疡的黏膜组织。表演过口腔，悍豹再缩嘴脸，缩到两肩处，腮毛张扬，猛烈抖擞鬃鬣，颈部乍作原先两个颈部的体积，几乎等于普通黑瞎子的水平。扩张成巨豹后，它抬右前爪，张开爪钉，其爪关节同时发响。豹完成临战热身，该要启动了。果然如同小船起锚，沉重的豹尾巴微微抬起些，悍豹开始抬脚，收了爪钉，而后迈进。

悍豹这种动作狠巴巴脸样阴森森的前出，充满心理战意味。虽不指望眼前这位比他人稍显勇敢的活食物掉头就逃、豹以追击轻易获胜，却也意图使之仓皇及出现破绽。

弟道：“还没给你看这。”

说到这，他拍抚箭袋，表示对祖弓祖箭的崇敬。

不想这动作被误解。

悍豹认作威胁在即，一声闷吼，出击前猛向后坐。

叁

弟急抽箭。

那一回老家贼竟然落到弓的上耳，形同弟擎一张雀弓。若不是弟目光似箭出，鼻息若鲸喷，堂堂正正之气逼走了冒犯者，老家贼真可能“唧”地下来一泡水粪哩。弟屡屡受老家贼奚落，在老家贼刚刚返回房檐将落未落之际，嚶——，响动弓弦。弟目的示以能力，令老家贼在今后切莫再小瞧了他，仅戏之以空弦。不想老家贼应声坠地。弦音破裂了魂魄，老家贼丧胆而死。大群的老家贼前来吊唁，向弟有哭的有骂的，弟一言不回，甚觉不安。勉强可说是老家贼咎由自取。但以偌大的战具欺凌偌小之生灵，终胜之不武。弟将其埋葬在老国槐下，墓穴深过了蚂蚁坑道。

抽着箭，弟自语：“不要怪我下手。以为我只带一支箭不敢用，反而尔得

寸进尺。祖弓祖箭带我追逐太阳，却不是随便拿来抬举你的。对付一群恶兽不好说，对尔一名，我单弓独箭足矣。仅仅我舍不得开张祖弓，舍不得发放祖箭，凭这白海翎的箭羽，头不摆，尾不晃，杆不飘，矢发必中，怕只怕，天气凉拉伤了弓，怕只怕，你带着箭翻下悬崖，你不足惜，可没了祖箭我怎办？”

弟又自语：“也不要怪我起杀心。尔一再一再逼我到这地步，尔错就错在以为我身上没血腥气，尔就低估了我的射杀能力。我与尔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看这弓，看这箭，倘我专心与尔过不去，怕是尔早不在阳间了。”

弟又说：“古人说，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我告诉尔，其实我是，身处险境，杀心难起。”

急切中这末句话倒也是实。弟的杀心外面也隔了一道闸。戒杀的闸，与制怒的闸，并立心城。平白要起这闸，把杀心放出来，那是很费手续的。往日弟听说古人以猎杀为乐，每箭见血，一箭一命，他不理解何乐之有。即便后来有所领会，他也做不来。所以一向他不曾射禽，射兽，乃至也不曾射靶。他瞄过野兔，瞄过大雁，瞄过野狗，瞄过狐狸，也想过那肉是好吃的，那皮是好穿的，都被一股血腥气弥漫上来，肮脏了想法里的那肉那皮，罢了欲念。偶尔郊外放箭，那是试力。终究他要测试自己的实力与上进。他的箭距为七百步。根据轨迹和速度测算，他发一箭再发三箭、四箭精确命中同一咽喉的距离，当为四百八十步。至六百三十步，仍可穿铁破甲，惟命中点稍许分布开来，不敢说眼手一致，随心所欲。而再后的七八十步，则为强弩之末的下降段，即便还有一些命中率。

自语之间，他的箭眼中，悍豹仍然是个固定的靶子。因此他射箭也抽得从容不迫。弟已拈到祖箭，心想事已至此只好这般了，可说着舍不得的一类话，左手拈右拈又放开了祖箭。不料最后却抽得空箭杆。

他仍然没有觉察，嘴角挂了半丝冷笑，以此掩饰悍豹给他造成的慌乱，秃杆在手，搭弓。

对手却知道他铸就大错，测量用的这箭杆，一无镞，二无羽，兼杆短，掐头去尾当尺用，悍豹何等的机警，何等的歹毒，断不肯再给他改错的时间，闷吼声落地时，形体一闪已到了空中。

扣弦弟才发觉错误。

弟为自己的大错，和大错前后的慌乱而震惊，凛冽的一柄冰刀从脊梁沟子划下，那是冷汗所致。他再而为自己的往日不曾显露的胆怯所激怒。祖弓